

怪誕不稽的辜鴻銘

王覺源

四怪學者以辜最怪

怪誕不稽的辜鴻銘

清末民初，中國學術界出了幾個怪僻的學者。不但國人能傳，洋人亦多能悉之。此四怪者，一爲閩侯林琴南（紆），清季舉人，一生致力於中國古文學，痛罵新文學和白話文。不諳外文，却能以翻譯洋文書爲職業。對民初的新文化運動，深爲不滿。在北京時，儘力爲舊禮教及古文學辯護。青年或老年的文化人士，雖咸以老頑固目之；但又極喜愛他所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。二爲湖南湘潭的葉德輝（煥彬），面麻，人稱葉麻子。滿清進士，僅次於王湘綺稱大名士。邃於經學，尤精小學。頑固保守成性，對於清末維新、革命的人物，批評辱罵，不遺餘力。卒以痛罵共產黨爲「雜種」，爲「畜生」而賈禍，槍殺於長沙。三爲王國維（靜安），留學日本數年，學貫中西，以史學和經學著於時。乃一滿清皇朝文化忠貞之士，與康有爲、梁啟超鼓吹變法維新。民國後，一直拖着辮子，穿着棗紅緞長袍，繫一根寬腰帶，儼然遜清遺老，民國十二年，曾應遜清末帝溥儀之詔，做過故宮內書房行走（清官名）。民國十

六年，不明何故，自沉於北京頤和園的昆明池。葉德輝也是這年被殺枉死的。葉前王後，相距不過兩月，亦可謂爲無獨有偶。

以上三位學者，其言其行，已相當够怪僻了。第四位我要說的，就是辜鴻銘（湯生）。他不但怪僻的言行，超過三人，簡直到了「怪誕不稽」的程度。本文所要說的，就是以他爲對象。引述以上三人，不過藉作襯托而已。

身世背景與衆不同

辜鴻銘，字湯生，別署漢濱讀易者。原籍福建廈門（有謂「同安」）。先世不知於何年代，南遷至英屬殖民地馬來亞之檳榔嶼（今馬來西亞的一州）。辜鴻銘即於清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降生於此。直至一八八五年之前，始回祖國定居。光緒中葉，正是中國倡導自強與維新運動，以應變局的時候。辜鴻銘也和英國文豪蕭伯納一樣，是一個東方朔之流，最愛與文學人士開玩笑的人物。當時中國的學術文化界，恰是英、美及日本留學生當道的世界；但他們的意見主張，却和政府官僚大臣一樣，明顯的分作三派：一派親洋

，主張無條件的接受西化；一派保守，強調中國的固有文化；另一中間派，則主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，兩湖督撫張之洞，正是這派主張最力的人物。

辜鴻銘是留英學生，雖與張之洞合作很久，却不甚同意張之洞的主張，且是一個百分之百反西化的。這不異是純主觀用事，缺乏客觀理解，忽公理而張私見，爲反洋而反洋。何以會如此？實因爲他是從英國殖民地土生土長出來的，生來就受過英帝國主義直接和間接的奴役壓迫。後來雖經英國極力的把他培植出來，也未能泯滅他從小深植於心中的兇殘醜惡形象。對英帝國主義主觀的認識愈深，則厭惡之心愈熾，而報復之念亦愈切。加以回國以後，復目睹列強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，積極企圖實行瓜分自己的苦難國家，痛上加痛，其痛愈深！在如此背景環境之下生活的辜鴻銘，自然就與衆不同，難與一般英、美留學人士的觀念共趨一致，主觀上走到與大家相反的路線，即不能謂爲無因。

而一般不瞭解辜鴻銘身世背景的人，便認爲他非常怪僻，或趨向反動，亦不能謂爲無因。幸

辛亥革命以後，他到處遇到抨擊與訕笑，因而更孤立起來，也就率性頑固到底。和王國維一樣，留起鬚辮，抱殘守缺，鼓吹帝制，參加復辟。更大聲疾呼，否定西洋一切物質文明。對凡可以代表進步的事象，無不加以反對。他的許多異行怪論，對於一般瘋狂「拜洋主義」的士大夫階級，自然格格難投。後來更一度厭棄了革命潮流澎湃的祖國，前往日本，去過他的晚年和寫作生活。不久，還是戀着祖國，回來了。到民國十八年（有說十七年）四月，這位怪誕不稽的學者，在革命軍北伐完成後，逝世於北平東城椿樹胡同的住宅，享年七十二歲。

求學與其學術貢獻

辜鴻銘的先人，僑居於馬來亞的檳榔嶼，何以維生？大抵當日華僑之南下南洋者，絕大多數是經營商販與農林墾植事業。若干年之後，辜家亦由此致富。辜鴻銘因得接受了相當的英式教育，對於中華文化，亦略具基礎。更能在十歲左右時，得留學於馬來亞的宗主國——英國。初入倫敦愛丁堡大學，習英國文學，得文學碩士學位。一八七七年，復赴德國萊比錫大學，改習工科，得土木工學碩士。在此時期中，他在法、德、奧諸國，連續過了將近二十年的留學生活，使他精通了英、法、德、俄及拉丁文，包括日文在內，共六國的語文。至一八八〇年，始返其僑居地。隨在新加坡英國殖民政府任職。未能遂意，適馬建忠過新加坡，辜鴻銘聞馬建忠道及中華故國的文物盛況，私心異常嚮慕！隨即辭去英殖民政

府公職，蓄髮改裝，買舟回國，研究國學。但國內此時，正值新舊思想互相激盪之際，他對於中華國學，又疏隔已近二十年，現在重整書窗，開始看中國古書，實不異乎半途出家。所幸他天賦資質很高，加上不斷的努力，既不負其所期，對於中國學術上的貢獻，亦不亞於林琴南與王國維諸學人。

林琴南一生致力古文學的研究，不謀功名利祿，以譯書為業，主要的為介紹外國文學作品來華。所譯歐美名著，不下百數十種，以「茶花女遺事」最為出名。中英鴉片戰爭後，國人祇知洋人的船堅砲利，科學發達。由於林琴南之介紹，自此以後，國人才知西洋文學也好。外國有許多文學作家，亦不弱於中國的李白、杜甫。林琴南以古文筆法，譯出外國文學作品，尤獲中國學者的重視。後於辜鴻銘二十年的王國維，對中國史學和經學的貢獻，自非一段「清談」可得而述之。他雖衣冠崇古，形同遺老或多烘老師；但所作詩詞，却非常機黠，亦為有些老學者所莫及。這兩位學者，固各有其獨到之處，如以辜鴻銘比之，亦以無不及之處。

辜鴻銘通曉六國文字，能在短期間之內，以英、德文寫很多本外文書；和迅速將中國經書分部譯成外文，介紹出國，使英、德學者稱奇道異，讚仰不已！辜鴻銘最成功的作品，有「讀易草堂文集」、「幕府紀聞」、「蒙養絃歌」、「痴漢騎馬歌」、「中國的牛津運動」；有英文寫的「原華」；傳譯經典有「論語」、「中庸」、「春秋大義」等。宣揚中華文化於世界，開中外文化

交流之先河，其功尤不可沒。

林琴南不懂外文，譯書全由口譯者講出原本的大意，他以流利的古文筆法寫下來，而能保持原書的內容、精神、情調。相反的，辜鴻銘則以外文譯中國古典經書，亦不稍失經書的內容、精神、蘊義。前者由西翻中，後者由中翻西，相互比美，譽滿中外，都不愧為天才的文學家。

幕府廿年懷才莫展

清末同治、光緒之時，南北洋總督早為大清帝國外藩的重臣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為李鴻章，南洋為兩江總督和兩湖總督。兩湖則為張之洞，號香濤，河北南皮人，當時政要人士，多以張南皮尊之。他任督撫垂三十年。庚子之亂，張之洞正任兩湖，亦為時最久。嗣內調軍機大臣，官至大學士。當其督撫兩江之時，正是中國自強、維新運動，展開中西文化論戰的時代。張之洞固為提倡經史實學的人，至此便極主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。幕中所延攬各類人才，堪稱一時之盛。辜鴻銘由南洋返國之初（約於一八八五年之前），張之洞極賞其才，乃延之入府，為張之洞擔任外文譯述工作，即今日之洋文秘書，逾二十年。張之洞亦始終以國士之禮待之。迄張之洞內調入京，辜猶始終隨之。賓主交驩，信任不衰。

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，張之洞以辜鴻銘為土木專家，並特保辜鴻銘為上海黃浦江濬治局督辦。他雖是德國土木工學學的碩士，在任四年，並未能展佈其才能。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，復出任外務部工作，漸擢升至外務部左丞。

時國人感於外交的屢次失敗，多主富國強兵，船堅砲利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辜鴻銘曾應詔上陳，力主「修邦交」重於「講武備」。他之所以重邦交輕武備者，或許是未明「強權世界，弱國無外交」之理；或夢想以中華泱泱大國之禮教學術文化，來感化外人，亦如英國學者毛姆之折服於他個人一樣。不願固有文化之殘缺，仍持半部四書治天下之見。因之當時一般學者，則多鄙其為昧於時代環境，不切時宜之策。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，張之洞去世，似給了他精神上有相當打擊。二十餘年，主賓互以道義相期待，自不免有知遇難再之感！民國以後，他任教於北京大學。時新舊思想之論戰，正方與末艾，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急衝而至，乃使當時被目為老頑固的他，大有難於招架的苦悶。他懷才莫展，故曾有一度想逃避現實，息影日本之舉。

熱愛國家敵視外人

辜鴻銘深通多國語文，與西方人士交往，西人常多莫測其學識才能的高深。他與西人不論談及任何困難問題，輒能提出西學決之，以屈西人，西人無不驚服。無論英人或德人，每見他傳譯中國經典，販賣所譯古書，又能於短期間之內，用德文或英文寫就很多部書，更認為西方學者多望塵莫及。中國學者之讚佩他，固由於他有卓越的中外文學造詣；西洋學者之讚仰他，則認為他為中國學術界的代表人物。如英國文豪、散文作家毛姆，到成都訪問他時，就有如此見解。他對毛

姆說：「你們英國人，居然還知道有我，使我頗為驚奇！」隨之批評「英文，不合做哲學思想的工具」，他便改講德語。毛姆不但不以為輕己，反而佩服不已。辜鴻銘握着髮辮對毛姆說：「這是老大帝國的象徵。」接着又罵「美國沒有哲學，祇有電池」。

鴉片戰爭以後，中國與外國締結了很多不平等條約，讓列強在中國橫行霸道。辜鴻銘激於愛國熱忱，輒以英文著論，發表於外國報刊，以攻擊外人。他的敵視外人，與反對列強勢力之侵略中國，即認庚子拳變之役為理性的、進步的象徵。謂中國為禮義之邦，促列強秉公理道義來處理問題，深受國際學者所重視。這不論是否為他的自尊自大，或效忠一姓尊王攘夷的思想，但總是一種民族意識、愛國情操的發皇。

他由於這種意識與情操的發皇，每遇到英國的學者，或有政治與社會地位的人士，總愛針對他們形象的紳士風度與野蠻作法，有所批評，強調中華泱泱大國之風度與文物之博大優美。結論總是「孔子學說，囊括了世界一切」。他這種對外人敵視與譏嘲的態度，亦始終難改。當毛姆向他辭別返國時，他當即寫了兩首中國詩送給他。要他留作紀念。毛姆異常高興，視同拱璧。後來毛姆另請一位中國朋友翻譯出來，原來是兩首送妓女的詩。

脾氣發作動輒罵人

晚清學者以罵人出名，衆手所指的是湘潭的葉麻子葉德輝。其實辜鴻銘脾氣發作時，也動

輒罵人，毫不留情。葉德輝性保守，意氣甚豪，談鋒甚健，好批評時政，臧否人物。平時不但得罪人很多，晚年亦因此送掉老命。葉德輝與辜鴻銘所不同的，即愛干預政治。袁世凱想做洪憲皇帝，湖南人士多極反對，葉德輝却冒以地方紳耆資格（他曾任商會會長），領銜勸進。袁世凱向為革命人士痛惡的對象，葉德輝愛罵人，却從不罵袁世凱。相反的，對於維新革命的人物，均罵得不遺餘力。湘人為紀念黃克強先烈，擬將長沙某街改名為「黃興街」，葉德輝聞之，便極力反對。所持理由，令人頗有啼笑皆非之感。戊戌政變後，葉德輝任湖北存古學堂總教習，一日張之洞在「抱冰堂」宴客，葉德輝亦被邀在座。原來張之洞對康梁維新並不反對，及維新失敗，張之洞又極力表白，與康、梁無關。葉德輝便故意向張之洞說：「香帥，你這『抱冰堂』與梁啟超的『飲冰室』，有多少關係？張連聲說：『我的在前，我的在前。』」真是罵人不著痕跡。辜鴻銘與張之洞雖算道義之交，也有過一次罵張之洞的紀錄。

辜鴻銘以留英學生，被張之洞羅致入幕時，張之洞在建設方面，仍繼會國藩、左宗棠之後，大講科學建設。其時各國領事及洋商，有來謁張之洞談事者，都由辜鴻銘擔任翻譯。一日，有某國領事來訪。談畢，送客。張從督轅內客廳，送至階下，辜即阻張曰：「大帥請回，由我送吧！」蓋以領事的官階低，張以一方面大帥之尊，送至階下已足。但張未明國際慣例，以對外人多講禮貌、講客氣為宜，即未顧辜之攔阻，繼送至二門。辜更氣極，竟直立於張與領事之間，橫張兩臂

大呼：「請大帥留步！」張大愕而止，由辜續送。辜返至大廳院中，火氣猶未息，即向上大罵道：「望之不似人君。」蓋張貌不揚，面形似猴，人嫌其陋，張却以異相自得。及聞辜厲罵聲，仍撚鬚微笑。以後有人評張：「不愧河北相國。」評辜則「陋習難改」，脾氣太躁，宜為腐儒。

生活態度思想劇變

辜鴻銘遊學西洋二十餘年，早期的生活態度和思想，多已洋化。回國以後，因處在列強侵略背景環境之下，益以研究中國古典之所獲，又使其生活態度和思想，起了劇變。轉回頭乞靈於祖宗的法寶，不滿於西洋的物質文明，更傾服於孔、孟哲學、封建制度與專制政體，完全走上戀舊、保守的道路。因此，在滿清末年，既被開明的維新與革命人士所痛罵，辛亥以後，仍遭到新文化學術人士的攻擊。以後他更不顧反對勢力之如何洶湧，乃邁進到保守的頑固階段。與王國維、葉德輝輩，鼓吹專制，響應復辟，反對維新與革命，對凡帶有進步色彩的文教建設，亦無不加以否定。民初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時，國立大學第一次招收女生，他見着女人甚多，悄悄的問校工道：「這些堂客那裏來的？」（北京飯莊習稱：女人為「堂客」；男人為「官客」）校工且告訴他：「從今年起，北大有了女學生。」他便搖頭太息地說：「從此風化生問題了。」一時傳為笑談。

在私生活方面，辜鴻銘便以一個十足名士的姿態，裝出前朝遺老的模樣，留起滿清遺跡的辮

子，經常一襲紫醬色的長袍，黃緞坎背，頭戴六角圓頂瓜皮小帽，一手握着翠玉嘴的長旱煙袋，一手握着一條白色的絲手巾。循規蹈矩，方步瀾視，倚老賣老，旁若無人。形雖道貌岸然，實則什麼風流豔行、腐化事情，他都能做得出來。抽大煙、逛窯子、討小老婆、嗅女人小脚，且能樂之不疲、不羞。

「抽大煙」，這是他在北大任教時，曾不掩飾、不諱言的事。說到「逛窯子」，林琴南讀書蒼霞洲時，正當盛年，遠避妓女之引誘追踪，其守身如玉，潔己自愛，又顯非辜鴻銘之到處留情可比的。辜鴻銘所至之地，探花問柳禮佛尼庵，已視同家常便飯。且不計姦姦，不擇肥瘦，過屠門而無不嚼者。幸虧他尚能道出：「盡是有緣人，過眼煙雲，唯智者能不拘、不痴、不沉」的話。「小老婆」，辜鴻銘實擁有姬妾三人，其中包括一日女。他不反對人討小妾，認為「只有一隻茶壺，用四隻茶杯，未見一隻茶杯，用四隻茶壺」的妙譬，正是他的高論。這是他與一位美國太太辯論納妾問題時，所提之意見。美國太太聞之，便嘆若寒蟬。「嗅女人小脚」，辜鴻銘譯書寫文章時，常右手握管，左手則握女人的小脚，有時且俯首去聞脚香，簡直是高度的色情狂，自謂必如是，才能文思泉湧。此雖文壇野史之篇章，亦實近代儒林之趣話。

性書春畫相映成趣

辜鴻銘入張香帥（之洞）之幕既久，相知已深，心心相印，便無話不可談，有事盡商量，兩

人的生活習慣，幾已形成一片。俗傳：張之洞為千年猴精轉世，其貌亦如老猿。相者謂為富貴至極之相。時人以猴況之，不但不介意，且自信是千年猴轉世。自名「之洞」，號「香濤」，皆與猴類有關。平居生活，作息不定。喜抓耳撓腮，甚至眠食沒有準時。僕婢為之理髮結辮，也要等他伏案假寐的時候，才能修剪整理。生性好淫，又深信採補之說，故於床第風月，誅求無厭，一夕無房事，則遍體奇癢難耐。偶向辜鴻銘詢及德國婦女，事曰：「紅牡丹」也，不可纏遛。張不解「紅牡丹」之意。辜告以此乃南洋的「果后」（榴槿為果王，外形頗似哈密瓜，殊不美觀，果肉一箇筒筒微黃色。初見的人，覺得有一股奇臭，不敢嚐試。吃慣了的人，便覺奇香，貪吃不捨）。狀如南國的荔枝，剖開白肉，味甘汁厚，也如荔枝，惟果皮軟刺叢生（指德女身汗毛粗密），見之，輒不思所慾了。湘儒葉德輝藏書甚豐，且多善本。其中有「雙梅景閣叢書」一種，係集古代若干「性作品」而成。張之洞久慕其名，欲煩辜鴻銘向葉代假讀之。辜鴻銘曰：葉廬子夙有一老婆不借，書不借」之言揭出，大帥如面索之，葉或難違。張之洞默然，遂罷其議，蓋不欲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。

葉德輝亦道貌岸然的學者，性喜漁色。有人稱之為「劣紳」。晚年遊上海，常不背其門人弟子，宿娼無虛夕。其長沙家裏臥室中，多懸仇十洲的工筆畫。春色滿園關不住，外出必嚴鎖窗門。家人僕婦亦常乘隙偷窺取樂。所藏「雙梅景閣叢書」，即集素女經、素女方、玉房秘訣、洞玄

子、子不語、肉蒲團、牡丹緣、痴婆子傳、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等作品而成，不啻爲中國第一部性史。郁郁乎文哉，自然不是張競生博士（性）裸露直陳那類粗線條的作品可以比擬的。葉德輝以收藏性書有名，而辜鴻銘則以搜集春畫稱著。其所不同者，葉德輝所藏，率皆古籍，收集較難；辜鴻銘取材，實易如反掌。西洋貨色，他在歐洲時，早已儲存不少。上海租界，原是藏垢納污之所，所欲亦無不遂。辜鴻銘每到上海，對於春宮繪畫、照片，無論土產、洋貨，選精擇華，必羅而致之。唯所居旅舍某客，曾介售成套的象牙製品，以索值太高，失之交臂，後猶叫悔不已。北京琉璃廠舊書坊，亦多存有這類工筆畫頁及故宮歡喜佛圖像，價值雖較照片提增多倍，辜鴻銘亦常藉口買古籍而採購之。尤其辜鴻銘往返滬漢間的長江輪上，兜售這類照片與景德鎮之瓷製品者，種類繁多，花樣百出，且公開無禁。祇是漫天開價，落地出錢。辜鴻銘亦未有過桃源而不問津者。某次，他由滬回漢，及抵家門，行裝甫卸，其姬妾僕婢，見其盤中瓷製桃、梨等水果累累，各爭取其一把玩之。及按水果中縫揭視之，全是世俗說的妖精打架，盡態極妍，維肖維妙。妾婢們有的口說：「醜死了！醜死了！」眼猶賞鑒不捨；有的含羞帶笑，一見即掩；有的爭奪傳觀，追逐嬉笑；辜鴻銘目睹衆生諸相，唯捧腹大笑不已。

葉、辜兩人，算得上是難兄難弟。一個專集性書，一個專搜春畫；一個集成叢書，一個置盈箱籠。各領春色一方，相映成趣。青年人自不待說，老學究亦何嘗不莞爾而笑。

東方文化的守護神

以英屬殖民地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辜鴻銘，生即異於國內一般學者專家，包括英、美、日一般留學生。他在青少年時代，遊學歐洲近二十年，生活態度和思想，自然早已相當西化。及回國研究中國學術，復經生活環境的磨鍊後，思想乃漸生變化，而以保守、復古、尊王、攘外，度其餘年。儘管他英、德文都好，腹笥材料又多，却以反西化、罵洋人出了名；但他自己的飯碗問題，還都是依賴着「洋關係」。在總督及相國幕府中，做了二十餘年的洋秘書。依此政治路線，又做了洋人所指揮的上海黃浦江濤治局的督辦。所學（土木工程）已否致用？且不說它。袁世凱想做洪憲皇帝，要向六國銀行借款，六國銀行急需找一個精通英、德語文的中國學者做翻譯，物色久不可得，後來袁世凱準太子袁克定，認辜鴻銘爲最適當的人選，加以推薦，他又牽進洋關係了。

。他既屈就於洋機關，便按照洋機關的規矩，自定月薪爲六千大洋。真使銀行團各國的洋代表，爲之咋舌。

辜鴻銘雖有濃厚的惡洋觀念，但對各國仍有差等。最輕鄙的是英國，使他直接與間接受到的壓迫痛苦最深。較有好感的算是德國。這或許是因爲德皇威廉二世的專制作風，和他自己復古、尊王的思想，氣味相投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，他的議論和態度，正與康有爲相同，而袒護德國；與梁啟超幫助段祺瑞，參加歐戰打德國，恰相反。辛亥鼎革後，他一直鬱鬱不得意。晚年非常窮困，閒居故都，幸賴他的老同學奧國公使，送他一些生活費用。他雖不見重於並時的士大夫，而其頑強守舊，抱殘守缺的思想與性格，終不改色；雖已相當窮愁潦倒，亦從不向民國新政府低頭，一直以東方古文化的「守護神」自居。他那種純主觀的民族意識與愛國思想，雖不足爲訓，但其堅強剛毅的精神，還是值得歌頌的！

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 著 定價壹佰伍拾元

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